

无数的人问我：“究竟有什么办法让孩子喜欢阅读？”  
我答道：“朗读——通过朗读，将孩子从声音世界渡到文字世界。”

  
**曹文轩  
美文朗读**

CAOWENXUAN  
MEI WENLANGDU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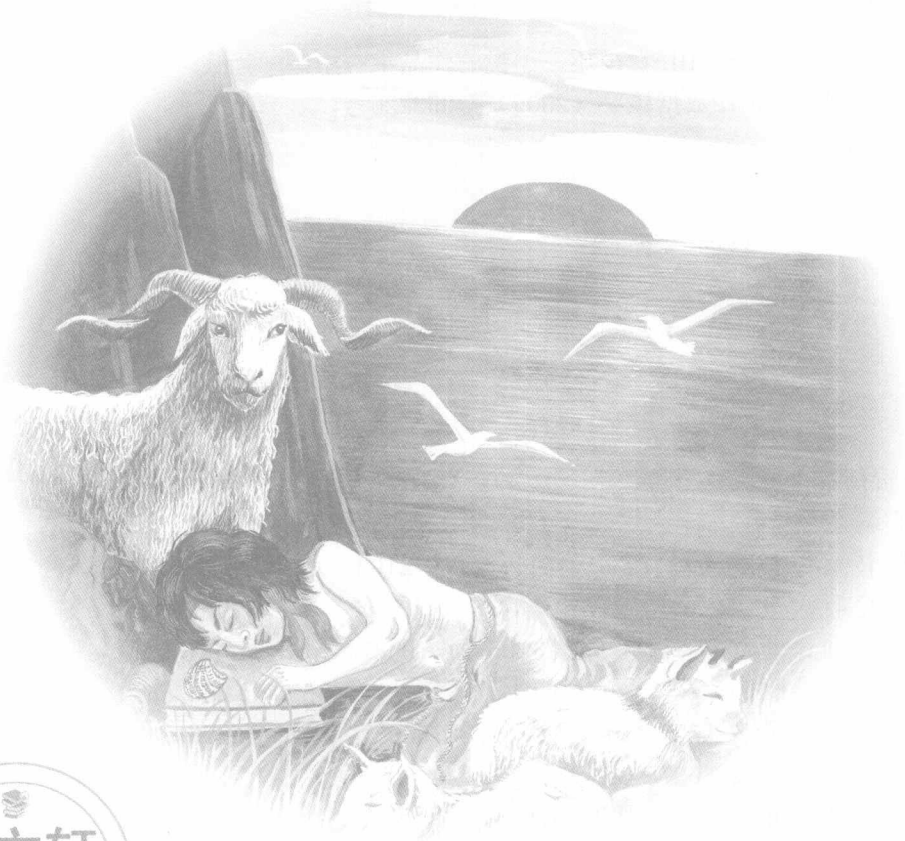
# 岩石上的王

曹文轩/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谨以此书迎接一个朗读时代的到来



# 岩上的王

曹文轩/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岩石上的王 / 曹文轩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9. 5

(曹文轩美文朗读丛书)

ISBN 978-7-301-15117-4

I. 岩… II. 曹… III. 青少年—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52220号

**书 名:** 岩石上的王

**著作责任者:** 曹文轩 著

**责任编辑:** 刘 军

**标准书号:** ISBN 978-7-301-15117-4/I·2103

**出版发行:** 北京大学出版社

**地 址:**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

**网 址:**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信箱: [zyl@pup.pku.edu.cn](mailto:zyl@pup.pku.edu.cn)

**电 话:**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67346

出版部62754962

**印 刷 者:**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**经 销 者:** 新华书店

730毫米×1020毫米 16开本 9.25印张 120千字 18插页

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

**定 价:** 23.00元(附光盘)

---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**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**

举报电话:(010)62752024 电子信箱: [fd@pup.pku.edu.cn](mailto:fd@pup.pku.edu.cn)

# 朗读的意义

曹文轩

关于阅读的意义，我们已经有了丰富多彩的阐述：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；阅读是对人的经验的壮大；阅读还有助于创造经验；阅读养性；阅读的力量神奇到能改变一个人的外形；在没有宗教情怀的世界里，阅读甚至可以作为一门优美而神圣的宗教……

可在今天这个有着无穷无尽的诱惑的世界里，人们对阅读却越来越疏离了，甚至连中小学生们都对阅读越来越不感兴趣了。这个情况当然是很糟糕的，甚至是很悲哀的。

无数的人问我：“究竟有什么办法让孩子喜欢阅读？”

我答道：“朗读——通过朗读，将他们从声音世界渡到文字世界。”

难道还有更好的方法吗？一个孩子不愿意阅读，你对他讲阅读的意义，有用吗？就怕是你说到天上去，他大概还是不肯阅读的。可是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设想：一个具有出色朗读能力的语文老师或者是学校请来的一个著名演员，在他们班上声情并茂地朗读了一部小说里的片段，那是一个优美的、感人的、智慧的、扣人心弦的精彩片段，那个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被深深吸引住了，朗读结束之后，他就一直在惦记着那部小说，甚至急切地想看到那部小说，后来他终于看到了它，而一旦他进入了文字世界之后，就再也不想放弃了。于是，我们就可以有充足的理由对这个孩子的阅读乃至成长抱了希望。

朗读在发达国家是一个日常行为。

2006年9月，我应邀参加了第六届柏林国际文学节。在柏林的几天时间里，我参加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朗读会。他们将我的长篇小说《草房子》以及我的一些短篇小说翻译成德文，然后请他们国家的一流演员

去学校、去社区图书馆朗读，参加者有学生，也有成年人——不同阶层、不同年龄的成年人。在我的感觉里，朗读对他们而言，是日常生活中一件经常的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四五人、五六人、十几人、上百人坐下来，然后听一个或几个人朗读一篇（部）经典的作品，或一段，或全文。可见朗读在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，是一种日常的、同时也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行为。

“‘语文’学科，早先叫‘国文’，后改为‘国语’，1949年后改称‘语文’，从字面上看，‘语’的地位似乎提高了，实际上，‘重文轻语’是中国语文教学中的一大弊病。”（刘卓）

“语文语文”，“文”是第一的，“语”是次要的，甚至是无足轻重的。重“文”轻“语”，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。中国在很多时候，把“文”看得十分重要，而把“语”给忽略掉了，甚至是贬低“语”的。“巧言令色”，能说会道，是坏事。是君子，便应“讷于言而敏于行”。“讷”——“木讷”的“讷”，便是指一个人语言迟钝，乃至沉默寡言，而这是美德，认为这样的人是仁者。

“水深流去慢，贵人话语迟。”这便是中国人数百年、数千年所欣赏的境界。当然中国也有极端的历史时期是讲究说的。说客——说客时代。那番滔滔雄辩，口若悬河，真是让人对语言的能力感到惊讶。但日常生活中，中国人还是不太喜欢能说会道的人的。“讷”，竟然成了做人最高的境界之一，这实在让人感到可疑。

2008年，美国总统竞选，很让我着迷，着迷的就是奥巴马的演讲。他的演讲很神气，很精彩，很迷人，很有诗意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美国总统竞选，就是比一比谁更能说——更能“语”。我听奥巴马的讲演，就觉得他是在朗读优美的篇章。

说到朗读上来——不朗读——不“语”，我们对“文”也就难以有最深切的理解。

我去各地中小学校作讲座，总要事先告知学校的校长老师，让他们通知听讲座的孩子带上本子和笔。我要送孩子们几句话。每送一句，我都要求他们记在本子上。接下来，就是请求他们大声朗读我送给他们的每一句话。我对他们说：“孩子们，有些话，我们是需要念出来甚至是需要喊出来的，而且要很多人在一起念出来、喊出来。这是一种仪式，这种仪式对我们的成长是有用的。”

当我们朗读时，特别是当我们许多人在一起朗读时，我们自然就有了一种仪式感。

而人类是不能没有仪式感的。

仪式感纯洁和圣化了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在那些玩世不恭、只知游戏的轻浮与浅薄的时代，有了一分严肃，一分崇高。

于是，人类社会有了质量。

这是口语化的时代，而这口语的质量又相当低下。恶俗的口语，已成为时尚，这大概不是一件好事。

优质的民族语言，当然包括口语。

口语的优质，是与书面语的悄然进入密切相关的。而这其中，朗读是将书面语的因素转入口语，从而使口语的品质得以提高的很重要的一环。

朗读着，朗读着，优美的书面语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口语，从而提升了口语的质量。

朗读是体会民族语言之优美的重要途径。

汉语的音乐性、汉语的特有声调，所有这一切，都使得汉语成为一种在声音上优美绝伦的语言。朗读既可以帮助学生们加深对文本的理解，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感受我们民族语言的声音之美，从而培养他们对母语的亲近感。

朗读还有一大好处，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淘汰那些损伤精神和心

智的末流作品。

谁都知道，能被朗读的文本，一定是美文，是抒情的或智慧的文字，不然是无法朗读的。通过朗读，我们很容易地就把那些末流的作品杜绝在大门之外。

北大出版社打造这套丛书，我之所以愿意从我全部的文字中筛选出这些文字，都是一个用意——

以这些也许微不足道的文字，去迎接一个朗读时代的到来。

2009年5月8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



# 目录

## 纸月 /1

浸月寺 \* (15-20)

## 红门 /32

漂流 \* (42-45)

大芦荡 \* (45-49)

## 岩石上的王 /56

洁白的旋涡 (59-67)

旭日东升 \* (77-79)

## 米溪 /80

奔驰在西去的路上 \* (81-87)

春天的平原 \* (88-91)

## 枫叶船 /122

枫叶船 \* (122-134)

## 鸟船 /135



注：目录中楷体字篇目为推荐朗读内容，其中，标有“\*”的，为示范朗读内容，正文已配录音。正文中凡推荐朗读的内容均已用楷体字标示。



# 纸月



## 1

纸月的外婆用手拉着纸月，出现在桑桑家的院子里时，是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。那时，桑桑正在喂他的那群纯一色的白鸽。白鸽受了陌生人的惊扰，呼啦一声飞了起来，这时，桑桑一眼看到了纸月：她被白鸽的突然起飞与那么强烈的翅响惊得紧紧搂住外婆的胳膊，靠在外婆的身上，微微缩着脖子，还半眯着眼睛，生怕鸽子的翅膀会打着她似的。

白鸽在天上盘旋着。当时正有着秋天最好的阳光，鸽群从天空滑过时，天空中闪着迷人的白光。这些小家伙，居然在见了陌生人之后，产生了表演的欲望，在空中潇洒而优美地展翅、滑翔或作集体性的俯冲、拔高与穿梭。

桑桑看到了外婆身旁一张微仰着的脸、一对乌黑乌黑的眼睛。

白鸽们终于像倒转的旋风，朝下盘旋，然后又纷纷落进院子里，发出一片咕咕声。

纸月慢慢地从受了惊吓的状态里出来，渐渐松开外婆的胳膊，好奇而又欢喜地看着这一地雪团样的白鸽。



“这里是桑校长家吗？”纸月的外婆问。

桑桑点点头。

“你是桑桑？”纸月的外婆拉着纸月往前走了一步。

桑桑点点头，但用疑惑的目光望着纸月的外婆：你是怎么知道我叫桑桑的？

“谁都知道，桑校长家有个长得很俊的男孩，叫桑桑。”

桑桑突然不安起来，因为，他看到了自己的样子：没有穿鞋，两只光脚脏兮兮的；裤子被胯骨勉强地挂住，一只裤管耷拉在脚面，而另一只裤管却卷到了膝盖以上；褂子因与人打架，缺了纽扣，而两只小口袋，有一只也被人撕得只有一点点连着。

“你爸爸在家吗？”纸月的外婆问。

“在。”桑桑趁机跑进屋里，“爸，有人找。”

桑乔走了出来。他认识纸月的外婆，便招呼纸月的外婆与纸月进屋。

纸月还是拉着外婆的手，一边望着鸽子，一边轻手轻脚地走着，生怕再惊动了它们。而鸽子并不怕纸月，其中一只，竟然跑到了纸月的脚下来啄一粒玉米。纸月就赶紧停住不走，直到外婆用力拉了她一下，才侧着身子走过去。

桑桑没有进屋，但桑桑很注意地听着屋子里的对话——

“这丫头叫纸月。”

“这名字好听。”

“我想把纸月转到您的学校来上学。”

“那为什么呢？”

停顿了一阵，纸月的外婆说：“也不为什么。只是纸月这孩子不想再在板仓小学念书了。”

“这恐怕不行呀。上头有规定，小孩就地上学。纸月就该在板仓小学



上学。再说，孩子来这儿上学也很不方便，从板仓走到油麻地，要走三里路。”

“她能走。”

屋里没有声音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父亲说：“您给我出难题了。”

“让她来吧。孩子不想在那儿念书了。”

“纸月，”父亲的声音，“这么远的路，你走得动吗？”

停了停，纸月说：“我走得动。”

过了一会，父亲说：“我们再商量商量吧。”

“我和纸月谢谢您了。”

桑桑紧接着听到了父亲吃惊的声音：“大妈，别这样别这样！”桑桑走到门口往屋里看了一眼，只见外婆拉着纸月正要在父亲面前跪下来，被父亲一把扶住了。

随即，桑桑听到了外婆与纸月的轻轻的啜泣声。

桑桑蹲在地上，呆呆地看着他的鸽子。

父亲说：“再过两天就开学了，您就让孩子来吧。”

纸月和外婆走出屋子，来到院子里，正要往外走时，桑桑的母亲挎着竹篮从菜园里回来了。桑桑的母亲一见了纸月，就喜欢上了：“这小丫头，真体面。”

几个大人，又说起了纸月转学的事。母亲说：“遇到刮风下雨天，纸月就在我家吃饭，就在我家住。”母亲望着纸月，目光里满是怜爱。当母亲忽然注意到桑桑时，说：“桑桑，你看看人家纸月，浑身上下这么干干净净的，你看你那双手，剁下来狗都不闻。”

桑桑和纸月都把手藏到了身后。桑桑藏住的是一双满是污垢的黑乎乎的手，纸月藏住的却是一双白净的细嫩如笋的手。

纸月和她的外婆走后，桑桑的父亲与母亲就一直在说纸月家的事。



桑桑就在一旁听着，将父亲与母亲支离破碎的话连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：

纸月的母亲是这一带长得最水灵的女子。后来，她怀孕了，肚皮一日一日地隆起来。但谁也不知道这孩子是谁的，她也不说，只是一声不吭地让孩子在她的肚子里一天一天地大起来。纸月的外婆似乎也没有太多地责备纸月的母亲，只是做她应该做的事情。纸月的母亲在怀着纸月的时候，依然是那么好看，只是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，眼窝一天比一天深陷下去。她不常出门，大多数时间就是在屋子里给将要出生的纸月做衣服做鞋。她在那些衣服与裤子上绣上了她最喜欢的花，一针一线的，都很认真。秋天，当田野间的野菊花开出一片黄的与淡紫的小花朵时，纸月出世了。一个月后，纸月的母亲在一天黄昏离开了家门。两天后，人们在四周长满菖蒲的水塘里找到了她。从此，纸月的外婆，既作为纸月的外婆，又作为纸月的母亲，一日一日，默默地抚养着小小的纸月。

关于纸月为什么要从板仓小学转到油麻地小学来读书，桑桑的父亲的推测是：“板仓小学那边肯定有坏孩子欺负纸月。”

桑桑的母亲听了，倚在门框上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……

## 2

桑桑向母亲提出他要有一件新褂子，理由是马上就要开学了，他应该有一件新褂子。

母亲说：“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你也知道要新衣服了。”就很快去镇上扯回布来，领着桑桑去一个做缝纫活的人家量了身长，并让他尽快将活做出来。

开学头一天下午，桑桑跑到水码头，将衣服脱了扔在草上，然后撩着河水洗着身子。秋后的河水已经很凉了。桑桑一激灵一激灵的，在水



码头上不停地跳，又颤颤抖抖地把那些乡谣大声叫唤出来：

姐姐十五我十六，  
妈生姐姐我煮粥。  
爸爸睡在摇篮里，  
没有奶吃向我哭。  
记得外公娶外婆，  
我在轿前放爆竹。

就有人发笑，并将桑桑的母亲从屋里叫出来：“看你家桑桑在干什么呢。”

桑桑的母亲走到河边上，不知是因为桑桑的样子很好笑，还是因为桑桑大声嚷嚷着的乡谣很好笑，就绷不住脸笑了：“小猴子，冻死你！”

桑桑转身对着母亲，用肥皂将自己擦得浑身是沫，依然不住声地大叫着。

桑桑的母亲过来要拉桑桑，桑桑就趁机往后一仰，跌进河里。

桑桑觉得自己总算洗得很干净了，才爬上岸。现在，桑桑的母亲见到的桑桑，是一个浑身被清冽的河水洗得通红、没有一星污垢的桑桑。

桑桑穿好衣服，说：“我要去取我的白褂子。”说着就走了。

桑桑的衣服被搁下了，还没有做好。桑桑就坐在人家门槛上等。人家只好先把手里的活停下来做他的白褂子。桑桑直到把白褂子等到手才回家，那时天都黑了，村里人家都已亮灯了。回到家，桑桑的脑袋被正在吃饭的母亲用筷子敲了一下：“这孩子，像等不及了。”

第二天，桑桑上学路过办公室门口时，首先是正在往池塘边倒药渣的温幼菊发现了桑桑。她惊讶地说：“哎哟，桑桑，你要干吗？”



那时，各班老师都正准备往自己的教室走，见了整日泥猴一样甚至常不洗脸的桑桑，今日居然打扮成这样，都围过来看。六年级的语文老师朱恒问：“桑桑，是有相亲的要来吗？”

桑桑说：“去你的。”他自己也感觉到，他的小白褂子实在太白了，赶紧往自己的教室走。

桑桑进了教室，又遭到同学们一阵哄笑。不知是谁喊了一声“小白褂”，随即全体响应：“小白褂！小白褂……”

眼见着桑桑要恼了，他们才停止叫唤。

上课前一刻钟，正当教室里乱得听不清人语时，蒋一轮领着纸月出现在门口。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。大家都在打量纸月：纸月上身穿着袖口大大的紫红色褂子，下身穿着裤管微微短了一点的蓝布裤子，背着一只墨绿色的绣了一朵红莲花的书包，正怯生生地看着大家。

“她叫纸月，是你们的新同学。”蒋一轮说。

“纸月？她叫纸月。”孩子们互相咀嚼着这一名字。

从此，纸月就成了桑桑的同学，一直到六年级第二学期初纸月突然离开草房子为止。

纸月坐下后，看了一眼桑桑，那时桑桑正趴在窗台上看他的鸽群。

纸月到油麻地小学读书，引起了一些孩子的疑惑：她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上学呢？但过了几天，大家也就不再去疑惑了，仿佛纸月本来就是他们的一个同学。而纸月呢，畏畏缩缩地生疏了几天之后，也与大家慢慢熟起来。她先是与女生们说了话，后又与男生们说了话，一切都正常起来。唯一有点奇怪的是：她还没有与她第一个见到的桑桑说过话。而桑桑呢，也从没有要主动与她说话的意思。不过，这也没有什么。总之，纸月觉得在油麻地小学读书，挺愉快的，那张显得有点苍白的脸上，总是微微地泛着红润。



不久，大家还知道了这一点：纸月原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孩子。她的毛笔字大概要算是油麻地小学的学生中间写得最好的一个了。蒋一轮老师恨不能给纸月的大字簿上的每一个字都画上红色的圆圈。桑乔的毛笔字，是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中间写得最好的一个。他翻看了蒋一轮拿过来的纸月的大字簿，说：“这孩子的字写得很秀丽，不骄不躁，是有来头的。”就让蒋一轮将纸月叫来，问她：“你的字是谁教的？”纸月说：“没有人教。”纸月走后，桑乔就大惑不解，对蒋一轮说：“这不大可能。”那天，桑乔站在正在写大字的纸月身后，一直看她将一张纸写完，然后从心底里认定：“这孩子的坐相、握笔与运笔，绝对是有规矩与讲究的，不可能是天生的。”后来，桑乔又从蒋一轮那里得知：这个小纸月还会背许多古诗词。现在语文课本上选的那些古诗词，她是早就会了的，并且还很会朗诵。蒋一轮还将纸月写的作文拿给桑乔看了，桑乔直觉得那作文虽然还是一番童趣，但在字面底下，却有一般其他孩子根本不可能有的灵气与书卷气。所有这一切，都让桑乔十分纳闷。他询问过板仓小学的老师，板仓小学的老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不过，桑乔心里倒是暗暗高兴：油麻地小学收了这么一个不错的女孩子。

纸月却没有一点点傲气。她居然丝毫也不觉得她比其他孩子有什么高出的地方，一副平平常常的样子。她让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们觉得，她大概一辈子都会是一个文弱、恬静、清纯而柔和的女孩子。

桑桑觉得很难说纸月就没有对他说过话。只不过是她没有用嘴说，而是用眼睛说罢了。比如说桑桑在课桌上再架课桌，又架课桌，最后还加了一张小凳，然后玩杂技一样颤颤抖抖地爬到最顶端，到高墙的洞中掏麻雀时，纸月见了，就仰着脸，两手抱着拳放在下巴下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满是紧张与担忧。这时，桑桑假如看到了这双眼睛，就会听出：



“桑桑，你下来吧，下来吧。”再比如说桑桑顺手从地里拔了根胡萝卜，在袖子上搓擦了几下，就咯吱咯吱地吃起来时，纸月见了，就会令人觉察不到地皱一下眉头，嘴微微地张着看了一眼桑桑。这时，桑桑假如看到了这双眼睛，就会听出：“桑桑，不洗的萝卜也是吃得的吗？”再比如说桑桑把时间玩光了，来不及去抠算术题了，打算将邻桌的作业本抓过来抄一通时，纸月看见了，就会把眼珠转到眼角上来看桑桑。这时，假如桑桑看到了这双眼睛，就会听出：“桑桑，这样的事也是做得的吗？”又比如说桑桑与人玩篮球，在被对方狠咬了一口，胳膊上都流出鲜血来了，也没有将手中的球松掉，还坚持将它投到篮筐里时，纸月看见了，就会用细白的牙齿咬住薄薄的、血色似有似无的嘴唇，弯曲的双眉下，眼睛在阳光下跳着亮点。这时，假如桑桑看到了这双眼睛，就会听出：“桑桑，你真了不起！”

这些日子，吃饭没有吃相，走路没有走相，难得安静的桑桑，似乎多了几分柔和。桑桑的母亲很纳闷，终于在见到桑桑吃饭不再吃得桌上汤汤水水，直到将碗里最后一粒米粒也拨进嘴里才去看他的鸽子时，向桑桑的父亲感叹道：“我们家桑桑，怎么变得文雅起来了？”

这时，正将饭吃得桌上汤汤水水的妹妹柳柳，向母亲大声说：“哥哥不再抢我的饼吃了。”

### 3

初冬的一天下午，北风越刮越大，到了快放学时，天气迅捷阴沉下来。桑桑家的那些在外觅食的鸽子，受了惊吓，立即离开野地，飞上乱云飞渡的天空，然后像被大风吹得乱飘的枯叶一般，飘飘忽忽地飞回草房子。白杨在大风里鸣响，旗杆上的麻绳一下一下猛烈地鞭打着旗杆，





发出叭叭的声响。孩子们兴奋而略带恐怖地坐在教室里，早已听不下去课，只在心里想着：怎么回家去呢？桑乔走出办公室，呛了几口北风，系好领扣，看了看眼看就要压到头上的天空，便跑到各个教室说：“现在就放学！”

不一会儿，各个教室的门都打开了，孩子们只管将书本与文具胡乱地塞进书包，叫喊着，或互相呼唤着同路者的名字，纷纷往校园外面跑，仿佛马上就有一场劫难。

纸月收拾好自己的书包时，教室里就只剩她一个人了。她朝门外看了看，一脸的惶恐与不安。因为，她马上想到了：不等她回到家中，半路上就会有暴风雨的。那时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她可怎么办呢？

桑桑的母亲正在混乱的孩子群中朝这边走着，见着站在风中打哆嗦的桑桑问：“纸月呢？”

桑桑：“在教室里。”

桑桑的母亲急忙走到教室门口：“纸月。”

纸月见了桑桑的母亲，学着外婆的叫法，叫了一声：“师娘。”

“你今天不要回家了。”

“外婆在等我呢。”

“我已托人带信给你外婆了。跟我回家去。天马上就要下雨了。”

纸月说：“我还是回家吧。”

桑桑的母亲说：“你会被雨浇在半路上的。”说罢，就过来拉住纸月冰凉的手：“走吧，外婆那边肯定会知道的。”

当纸月跟着桑桑的母亲走出教室时，纸月不知为什么低下了头，眼睛里汪了泪水。

一直在不远处站着的桑桑，见母亲领着纸月正往这边走，赶紧回头先回家了。